正學編

正學編序

古人之教由小學始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逮持守堅定涵養純熟而後進之於大學以窮理正心爲本馴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信乎儒者之學本末兼賅體用備具可不謂正與後之學者讀古人書不務反求諸身但以爲爵祿科名之計於是捃摭訓詁以爲精汎濫詞章以爲富又或殷經治史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甚至援儒入釋厭棄

日用行習之經而駁其虛無寂滅之說嗚呼不有諸大儒起而扶持之正學幾乎熄矣夫儒者之學所以學爲聖人也五經四子書皆聖人載道之文也宋元明諸儒之書則又表章聖經窮理之具也嘗取而讀之宗旨不同各有得力之處要其歸不外乎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大抵人之動念非理卽欲所爭在於幾微而聖狂之分人禽之判卽因之是故察之不可以不精而行之不可以不力養之不可以不熟而守之不可以不堅予賦質凡下讀書未有心得間取先儒

切近之語手錄一編昕夕省覽以期寡過夫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是編吾藥石也繼自今設誠而致行之庶免於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與時

道光二年歲壬午夏六月吳縣潘世恩書

正學編者　先文恭公乞養在籍時所輯以備朝夕省覽者也自宋儒周子至明儒李二曲先生凡四十三家之言共三百十九條其條目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其工夫則存養省察克治而要其指歸則在乎存天理去人欲此之謂正學竊謂正學明則人心正教化興風俗盛政治隆內而天德外而王道一以貫之正學之所關豈淺鮮哉大抵先儒之說雖有異同不必論其門戶宗旨但求有益於身心則常人之一言一行亦當取法而則效之況在先儒之格言至理

乎會瑋束髮讀書　先公卽授以是編彼時茫然昏昧讀之亦扞格而不相入長則從事帖括無益於身心性命之要迄亦無所成就壯而服官局於簿書名法又起任軍旅從諸將於戎馬風濤中學植荒落而身與心亦逐逐焉欲收拾而不可得今者東南底定蘇郡之復已越三載閒居無事取先儒之書讀之痛自檢束始知內省外省無非疚者所謂開卷與聖賢不相似未嘗不赧顏汗下也鍵關謝客重讀是編於先儒緒論時有會心爰不揣愚陋逐條爲之疏解或

身心日用苟能身體而力行之可以自立而不懼可以泛應而不惑正學之傳端在於此若榮光者由戶莫知望洋而歎懼終爲自暴且棄之人令也得覩此言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刻旣成敬書於後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三月南海吳榮光敬識於浙江按察使署之懷清堂

大農師於侍奉之暇博覽書史經世之學既各窮究手輯成帙茲復輯是編成命讀一過并爲言只存天理去人欲二語盡之因思古人爲學或主本體或主工夫門戶既別各相訴病然終不相悖違也葢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王少湖先生曰心體上琢磨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是就本體上驗工夫陳幾亭先生曰處處認眞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是就工夫上驗本體高忠憲一日猛省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由本體著工夫也王文貞一念

愛親出於眞誠久之忽心量洞明由工夫得本體也而下手實地莫若王文成之言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卽本體卽工夫無須臾可閒使居敬窮理存養省察克治之功俱有歸併處今證諸吾師之旨益信周程以來萬派同源矣讀既竟力請付梓以公同志幷識數語於後云受業德清楊道生謹跋

聖賢之學不外克己復禮反身求誠而於一時一事切近指出使學者有下手處則自宋儒發之漢儒如河間之言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董廣川之言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鄭高密之言安性終業唐儒魏魏州之十思韓昌黎之五箴於孔子之道如水之歸四墟如途之識九軌而導源之始發軔之故尚未明揭焉蓋應事接物皆本一心心所嚮在理則爲道心所嚮在欲則爲人心危微之辨肇自虞廷知其危而何以遏之知其微而何以充之其要總在端倪初發

時宋周程諸子體會有得隨時隨事舉以誨人以省察爲先以存養爲本近思切問不蹈空言厥後如元之吳幼清明之王陽明陳文恭輩愈推愈廣愈引愈近皆務乎克己復禮反身求誠以養天德而備王道此吾司農夫子正學編之輯爲有益於學者不淺也夫子自甲戌得請養親垂十載矣循陔之暇輒取宋元明諸儒自周子至李二曲先生凡若干人擇其語之醇且正者每人之後各繫論述數語輯爲是編其要在去人欲以存天理語語平易言言警動皆切於

隨文衍義或遠引旁徵冀有以推闡而發明之要不悖於六經四書之旨而採輯先儒諸說附以己意又與吳子大澂詳加參訂說有未盡以其語附注之凡八卷以此日管窺之見爲他年印證之資庶幾與家塾子弟生徒講習彼此切磋而期於寡過焉是亦先公之志也嗚呼距　先公之歿忽忽已十有三年修名未立歲月不居往者趨庭之訓不克有所負荷雖欲追悔而無從今則徒讀父書而即此區區淺陋之識不獲質之　先公親承啟迪不覺淚浪浪沾襟

袖矣
同治五年歲次丙寅七月朔吳縣潘曾瑋敬識於救
閒草堂

正學編

卷一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瑋疏解

周子敦頤字叔茂號濂溪諡曰元通州營道人

元公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書。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知其學。使二子往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明道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

於伊川未悟因見公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至矣乎

朱子曰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閒自無別

用力處矣。　曾瑋謹案古語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亦嘗言之。又曰。堯舜與人同耳。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自棄也。是聖人必可學而至也。說文云。惟初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聖人至誠無息。與天地合德。其功用雖大。而要必歸本於一。一者。純一不雜之謂。純一不雜。則天理流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一也。所謂要也。動靜以心言。此心無欲。則其念慮未萌。靜而湛然。外物

不能入。故虛。及其念慮既起。動而秩然。外物不能撓。故直。靜虛則心無障蔽。而於事理名物無不洞徹而通矣。動直則心無偏倚。而於遠邇小大無不周徧而溥矣。明通者。靜虛之至也。公溥者。動直之至也。至矣乎。大而化之之謂聖矣。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朱子曰。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

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

曾瑋謹案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九三之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蓋乾乾不息。動之象也。動何以能至於誠。必自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始。人非聖人。誰能無過。忿慾者。過之端也。曰懲曰窒者。用力於改過也。過既改。則由不善而遷於善矣。乾之用莫善乎不息。損益之大莫過乎懲窒遷改。二者實交資也。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

未萌。憂虞無用。悔吝已著。憂虞何益。惟吉凶得失之未形。悔吝將萌而未萌。將著而未著。憂虞希之間。乃禍福之關。故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是示人以戒謹恐懼之學。其旨深也。動之象。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是以君子於此必加愼焉。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朱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曾瑋謹案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衆所共由者也。人於動作云爲而無不正。則可謂之道矣。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人於日用行習而無不和。則可謂之德矣。仁義禮智信。是五常之德。所謂道也。反是則邪。邪動則不正。不正則不和。不和則恥辱隨之。禍害及之。是故君子之動愼之又愼。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朱子曰。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眞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曾瑋謹案道充爲貴者。良貴也。身安爲富者。德潤身也。天君常泰。無在而不自得。故無不足。彼乘軒服冕之貴。多藏金玉之富。世人趨之若騖者。非眞富貴也。孟子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知道德之爲眞富貴。則所重在是。而視軒冕如錙銖之輕。視金玉如塵土之賤

矣。蓋得其至重者於己，則外物自輕，而於我無加焉耳。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朱子曰，所謂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

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曾瑋謹案人所憂者貧賤也。所愛者富貴也。顏子簞瓢陋巷而不求富貴者。豈其心獨樂貧賤哉。所以然者。能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葢天地間有天爵在我之至貴。萬物皆備之至富。然則秉彝好德可愛也。爲仁由己可求也。此其大者也。誠見其大則人之所爲富貴。皆其小者。所以泰然而無不足也。無不足則富貴於我如浮雲。貧賤而安之若素。

其處之一矣。處之一則渾忘乎富貴貧賤之見、而從事於博文約禮之中、是以不改其樂、而能化而齊也。程子曰。聖人不思而中。不勉而得。顏子則思而後中、勉而後得、其與聖人相去一息而已。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

則徇名爲虛矣。朱子曰。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曾瑋謹案名者實之賓也。實至則名歸。君子乾乾不息。惟務忠信以進其德。立誠以修其業。蓋祇知有實。不知有名。若名勝於實。則以爲恥而欲遠之。小人純盜虛聲。蓋祇知有名。不知有實。若名過其實。則不以爲恥而轉幸之。一則作德心逸日休。一則作僞心勞日拙。故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吳大澂曰。君子而好名。雖不致陽奉陰違。而聲華外炫。所學必不能充實。直謂之僞而已。僞則近於

小人。稍不自檢。即爲小人之歸。可不懼哉。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許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一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曾瑋謹案。子路之勇於改過。子路之近仁也。仁者必有勇也。孔子許其升堂。孟子稱之並於舜禹。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令名播於當時。垂諸後世矣。夫過之害德。猶疾之害身。有過而或規之則可改。如有疾而或藥之則可瘳也。今人有過。惟恐人知。

必文其過而自護焉。是終其身無改過之時。人亦何樂乎規之。譬諸諱疾而忌良醫。不滅其身而不止。古有言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可以悟矣。

吳大澂曰。大抵改過皆須用剛。稍涉委靡。則去之不力。過即日長。故性剛之人改過易。性柔之人改過難。

大程子顥字伯湻號明道諡曰純河南人

純公自十五六時。便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見其忿厲之容。爲御史。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及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潞公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觀天地生物氣象。

曾瑋謹案盈天地間皆物也。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之仁也。化育流行。溥博周徧。使萬物各遂其生。而默運於無形。無形者不可見。而於其昭著之氣

象見之人能觀此則知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知天地之道盡之於物則知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則天地萬物皆吾一體其氣象清明廣大可以極仁之量矣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　曾瑋謹案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蓋乍見孺子入井時之惻隱乃本心之仁有感而

發。本心無不仁也。擴而充之。以復其本然之體。則有感而應。無感而亦存。所謂溫和純粹之氣。卽天地生物之心也。天地之心。充塞於吾身。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身一小天地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在此。

學始於不欺闇室。

曾瑋謹案此言君子愼獨之學。葢本於曾子毋自欺。子思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意。闇室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大廷之省察易。幽隱之

省察難。有形之克治易。無形之克治難。學者用力。必先於其所難。而後省察克治無須臾之間。故力行之功。以誠意爲始。誠意之學。以慎獨爲始。不欺闇室。乃吾儒入手工夫。宜於此尤加謹焉。

性靜者可以爲學。

曾瑋謹案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則失其本然之性而不能靜矣。諸葛武侯云。非靜無以成學。程子又言氣質純靜。於受學爲宜。學者先須變化氣

質。以復其本然之性。而後能體察道理之精微。智以靜而明。行以靜而篤也。張子曰。始學者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即此意歟。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曾瑋謹案詩魯頌曰。思無邪。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曲禮曰。毋不敬。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此二句是二是一。蓋思無邪者。心正之謂也。意誠而後心正也。毋不敬者。誠意之謂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也。程子曰。敬勝百邪。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是主敬之學。卽閑邪之學。人能於此二句。恪守而篤行之。則無思不出於正。無在不由於敬。日用云爲。物來順應。又安有差失之事乎。彼有差失者。其亦自反而已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原無二語。

曾瑋謹案論語。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朱子謂此三句。便是存心之法。蓋恭敬忠。皆一心之主宰也。心乎居處。則見於外者恭矣。心乎執事。則主於中者敬矣。心乎與人。則盡於己者忠矣。時時固守而勿失。雖之夷狄亦然。猶蠻貊可行也。今人於存心之法。不先體驗。致未能推行盡利。因疑處夷狄。或別有道。豈知州里之與夷狄。分遠近。不分氣類。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格豚魚。而謂心不可以周萬事。應萬變。是

不知徹上徹下之故也。要之聖人豈有二語。程子謂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有斷然者。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曾瑋謹案此言存養之功無一息之間。所謂篤於持敬。無往非學也。蓋寫字時甚敬。敬卽是學。若寫字潦草。此心亦與之俱放。便非敬矣。程子之意不在寫字之工不工。只在作事之敬不敬。故曰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也。朱子書字銘云。握管濡毫。伸

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姸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呂成公曰。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不是敬。薛文清曰。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灑掃應對亦然。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卽精義入神之妙也。又曰。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卽此是敬不屬。謹之。觀先儒諸說。皆可闡發此義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

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曾瑋謹案此言閑邪存誠之學。蓋邪由外入。誠自中存。防之於外。必守之於中。外患之不能入。必中實也。中何以實。必有主也。外患者何。邪是也。有主者何。存誠是也。曰破屋禦寇。虛器入水。中不實也。

曰以器實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中有主也。譬而喻矣。學者不患思慮之不能驅除。亦知有不待驅除而思慮自無者乎。孔子釋乾九二之辭曰。閑邪存其誠。斯之謂矣。

吳大澂曰。如氣體充足者。雖疫癘盛行。而邪不能入。曉行飽飯者。雖隆冬霜雪。而寒不能入。亦中實也。推而言之。聖賢道理。浸灌於胸中。自不為外物所誘。與此浹洽一分。則與彼離隔一分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

自作兩脚說。又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

曾瑋謹案敬者。心之主一無適也。敬主乎中。則心無所越逸。而操存有本。所以涵養須用敬也。涵養之功。在於平日。涵養久而喜怒哀樂。發皆中節矣。致知者。窮理格物也。學者必先窮理格物而後知致。蓋知其所以然。則知不惑。知其所當然。則行不謬。所以進學在致知也。致知而積久貫通。造乎高明。有日新月異之象矣。朱子謂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

其所窮之理。此又兩者相成而不能相離者也。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會瑋謹案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朱子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也。蓋居敬集義。工夫不可偏廢。在心爲敬。處物爲義。欲合事理之宜。卽由吾心之裁制。是敬在心。義亦在心也。但知居敬而不知集義。何以能事事中理。而泛應曲當乎。故學者以涵養爲集義之本。以集義爲居

敬之用。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朱子曰。敬主乎中。義方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曾瑋謹案易文言釋坤之辭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蓋敬主於中。則存心戒謹。端直而無邪曲。義見於外。則處事精詳。方正而無回撓。特立獨行。奮然興起。其進

於德者孰謂不可階而升也程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又言純一不已者天德也然必敬義交盡而後能純一不已純一不已而後能全天德學者當竭夾持之力無躊躇無返顧無旁作無泛騖斯上達之效如有所立卓爾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曾瑋謹案此章全

旨。乃程子與張子言定性之學。以大公順應爲主宰。而此則專就怒之一端。使之平心觀理。以見外物之不足累。而自得定性之道也。蓋七情之用。皆難中節。惟怒則易於發而難於制。是外物之累吾性者。莫此爲甚也。雖然。外物豈足以累吾性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則徐觀焉。而理之是非自見。所謂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忘怒則廓然而大公。觀理則物來而順應。亦何慮外誘之來。而反爲是憧憧哉。學者能深思而體察之。其亦違道不遠矣。

吳大澂曰。孟子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因可怒之事而發之於怒。則氣不能不動。因一怒不可制。而處之過當。則氣動而志亦動矣。怒之累心。氣實助之。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會瑋謹案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致知之功。先於力行。而力行之功不可後於致知。要期

心口相應而已。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救學者之偏。而定其紛紜擾亂之心。心定則虛靈不昧。而道理明徹。故靜坐爲吾儒養心之要訣。伊川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也。謝文肅言靜坐只是心虛氣平。須應事時亦有此氣象。是眞能體會程子之言者。所以程子曰。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

乎。

曾璋謹案人所以能任天下之事。而艱鉅克肩。纖細不遺者。必有精力以貫注之。是吾曹須愛養精力。使之常足也。精力者。天所付也。愛養者。人之事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精力不足。則有倦意而無誠意。所以臨事皆勉强。賓客之接。語言之間。已見其不能周洽。而况臨大事乎。然則愛養精力宜何如。曰節嗜欲。定心氣。不作無益之事。以耗有用之神。待臨事而始致其精力。則

應接有餘、而意無不誠矣、諸葛武侯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王文成視不過馬首五步。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蓋一生止此精力。若屑屑留情細務、必有耗損於無形者。忽有大事。則無以待之、學者其亦體會於和叔之言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曾瑋謹案此言苟存愛物之心者。必有及物之效也。蓋職有大小、以存心而論。則無大小。一命之士。

其職雖微。但以愛民為心。亦必有實惠及民。如解忿息爭。興利除害諸事，事事求其有益。於人必有所濟也，若夫居高位而得志乘時者。更當以實心行實政。不負吾君，不負吾民。不負吾學。其利濟天下萬世也，豈有量哉。

二程子頤字正叔號伊川諡曰正正公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

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紹聖中。黨禍作。編管涪州。渡江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公獨正襟安坐如常。或問曰。臨危無怖色。何也。公曰。心存誠敬耳。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鬚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陳潛室曰。觀物會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　曾瑋謹案此卽周子

窗前草不除、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邵子拍拍滿懷都是春之意。蓋物物皆有春意。但於靜後方能見之。彼動而逐物者。不能知也。學者於靜坐時涵養體會。覺胸次一無紛擾。自有天理流行。發育萬物景象。所謂生意可觀。與自家意思一般者也。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曾瑋謹案致知在於窮理。窮理在於涵養。朱子所謂窮其所養之理。養其所窮之理也。然必外無物欲之撓。而後心有虛靈之境。所以君子遏欲於未

萌。窒欲於將萌。節欲於已萌者。凡以期其寡欲也。寡欲則知覺清明。而天理自見。由寡欲而至於無欲。則此心純粹。而天理克全。學者但於寡欲二字求之。致知養知之道。莫有過於此者矣。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朱子曰。欲未便說到那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便將本心俱紛離了。又曰。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挂畫。便須

要識美惡。這都是欲。皆足以爲心病。　曾瑋謹案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朱子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葢心無私欲。則澄瑩無蔽。凡事物之來。自不能惑。其有所惑者。欲蔽之也。豈必盤樂縱肆之爲哉。但當外物之投。此心一有所向。便失其澄瑩之體。而不得謂之非欲矣。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

敬以直內也。

朱子曰。這處難說。只爭這些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應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

曾瑋謹案人心無常。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操之之道。敬而已矣。敬則無放心。無邪心。而中有主。有主則專一。專一則內直。又何患乎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乎。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卻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曾瑋謹案靜自定始。敬自靜始。但言靜。不足以賅敬。一言敬。而虛靜之體存焉。學者能使心主乎一。則自然虛而不昧。靜而不擾。若徒事致虛守靜。或至遺棄一切。流入於窈冥寂滅之途矣。敬安在哉。所以言靜之學。必以主敬為本。而不可有所偏舉也。

吳大澂曰。言虛靜而以敬為主。則所謂敎人靜坐所謂性靜者。可以為學。皆為主敬而言。非謂虛靜

卽敬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朱子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能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曾瑋謹案孔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不能莊敬。則安肆而苟且。於是乎形體怠惰。形

體旣怠惰矣。而謂心之不慢可乎哉。學者誠能致其恭敬。尤須優游涵泳以養之。涵養熟而出於自然。則拘迫之形可化。所以能持久也。朱子云。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數語。而益加功焉。固知恭敬敦篤。是由勉以幾安之學。如呂與叔之儼然危坐。可以爲法矣。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朱子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曾瑋謹案此誠程門心法之要也。蓋可以入道者。心也。心主不定。則昏襍瞀亂。而不能觀物。不能察理。何以言致知乎。人能主敬。則持守堅定。涵養純熟。此心湛然虛明。事至當應。何足爲累乎。彼心主不定。如寇賊之侵擾。思有以制之。而防不勝防。禦不勝禦。則反爲事所累矣。大抵人心稍有走作。初不自知。及其知之而遽欲收斂。又覺事物之紛紜。皆足以累吾心而

不勝其苦。於是厭事之心。從此起矣。夫事豈可厭哉。無論居一官一職者。各有當盡之事。卽常人居家。米鹽瑣屑。賓客應酬。孰非事之應辦者乎。故惟主敬則心主常定。無論有事無事。此心總是一樣。馴而至於物來順應不難矣。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

通衆理雖顔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旣多然後豁然自有貫通處

張子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朱子曰聖賢敎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又曰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又曰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

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　曾瑋謹案有一物必有一理惟格物可以窮理窮理之目不一如聖賢之書古今之務事物之煩皆嘗究心精察逐事推尋日積月累而後貫通程子所謂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也一日格一件者言工夫之次第也蓋格物窮理之功非止一端非止一事若不涉其源而輒望貫通雖大賢有所不敢道但循其序而漸進至於眞積力久雖困學亦有豁

然之效矣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朱子曰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又曰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　曾瑋謹案程子格物之訓往往互相發明此又慮學者遠去討尋不切於己所以教人近取諸身也蓋人之一身稟受於天地者理已具備卽形色天性之間無不可探見本源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也茍能察之於身

則知萬物皆備於我、由是自身而推之。一家一國、至於萬物、莫不皆然。然必由吾身一一體驗得來、體驗久而後貫通、所謂鞭辟近裏著己者也。格物之學、孰有切於此者乎。

吳大澂曰。格物而察之於身。是知行交接處。若不切己。則知與行終成兩橛耳。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便放下。是無義無命也。

曾瑋謹案此言賢者惟知義之當然。而命在其中、

蓋人遇患難。必思有以處置之者。盡人謀也。處置之道。無他。合於義而已。合於義。則反諸己者。心安理得。而可以泰然。所謂在蹇則有以處蹇。在困則有以處困也。不能無蹇困者。命也。若遇事而不能處置。又不能割捨。是不知有義矣。或已處置而又不能擺脫。是不知有命矣。

吳大澂曰。凡事只有盡其在我四字。己所當盡者義也。其他則命而已。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顚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曾瑋謹案晝有所爲、夜則夢之。故夜之所夢。可以驗學力之淺深也、人能定其心志。固其操存。則雖在夢寐、亦不至顛倒矣、然常人之心雜焉而不齊。故無思而有思、雖靜亦動。而不能无安、聖人之心。淸明純粹、故動靜皆一、動亦定。靜亦定也。高忠憲云。夢中作得主張、方是眞學問。其體驗於此深矣、

吳大澂曰。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取妻。無是心則無是夢也。人能寡欲以養心。心地亦廣大而淸明。心

氣既定。自然無夢。即有夢亦不致顚倒。夢中有失。皆心中之過。以此自驗。更無擀著矣。

先生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張宣公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强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曾瑋謹案老氏之導氣養生。惟知利己而實無益。聖賢以天理存心。言窒欲言寡欲。一以至於無欲者。雖不專爲保生。而保生之要。莫切

於此程子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斯言也所見大矣一夫人之有生受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配三才而君萬物何等鄭重乃竟漫然忘之而別有所徇其所徇者欲而已矣噫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必笑之奈何以吾生徇欲乎人能以程子之恥爲恥則自知所以保生且所以欲保此生者純乎天理而非如世俗之貪生畏死矣

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曾瑋謹案聖賢無顯人過惡之意朱子曰輕重是

非他人。學者之大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於我何所預。益人有所短。亦有所長。取其所長以為善。則獲益無窮。其短處何足論乎。常人之短且不可論。而況前輩乎。昔賢有曰。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程子教人之旨深哉。

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曾瑋謹案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

疾。蓋心定則氣定。心不定則氣不定。故言語緊急者。氣質之病也。欲變化氣質。莫貴乎習。習者。時習也。重習也。習之之功。不外乎存心養性以定其氣。氣定而言不妄發。發必中理。前之病於緊急者。久之而自然和緩矣。從來學問之道。在自求變化其氣質。迨至氣質既變。而學之得力處可驗。言語其一端也。